

English

YINGYU ZIMUXUE YANJIU

邓万勇 ◎著

英语字母学研究

陕西人民出版社



浙江财经学院校级重大项目
浙江财经学院学术专著出版资金资助

英语字母学研究

邓万勇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英语字母学研究/邓万勇著.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 - 224 - 07648 - 1

I. 英... II. 邓... III. 英语—字母—研究
IV. H3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057012 号

英语字母学研究

编 著 者 邓万勇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印刷厂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15.875 印张

字 数 524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4 月第 1 版 2006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 - 224 - 07648 - 1/H · 305

定 价 24.00 元

出入 A B C

——序邓万勇《英语字母学研究》

杜瑞清

改革开放以后的 26 年来，我国英语教学及研究界涌现出一批有才能、有创见的中青年学者，他们写出了不少视角独特、内容新颖的文章和著作。其中，由我的学生、现任教于浙江财经学院的邓万勇教授所著的《英语字母学研究》一书可堪称是这样一部内容新颖、视觉独特的潜心之作。

众所周知，原始文字时期的图画、古典文字初期的象形符号、字母文字时期的字母符号都是有具体含义的。这些含义在语言学界已基本有定论。如字母 A 的原始含义在腓尼基字母中为“牛头”，字母 B 的原始含义为“房子”，字母 C 的原始含义为“骆驼”。但遗憾的是，语言学界普遍认为字母的原始含义已经丢失，它们与现今的英语词汇没有多少联系。《英语字母学研究》的第一个贡献在于它以大量的词例证明那些原始含义不但没有丢失，而且在原有的基础上不断扩展延伸，形成一个个词汇语义链条，这些语义链条一般从词源上即可得到佐证。

《英语字母学研究》的第二个贡献在于作者提出了辅音结构理论。作者认为英语词汇继承了古希伯来文字、埃及文字的辅音框架，辅音组合表示词义，后来元音的添加表示语法范畴。如希伯来语中用 K-T-L 表示“杀”，其动词不定式为 KeToL，“杀人者”（主动态）就成为 KoTeL，“被杀者”就成为“KaTuL”。作者由此认为英语中的 kill 和 quell 就与 K-T-L 有关。辅音结构理论的提出解释了一些同义词和近义词在形式上相似的原因，如 ball, bell, bill, boll, bull 都与“圆”有关；band, bend, bind, bond, bund 都与“带子，束缚”有关；bland, blend, blind, blond, blunt 都与“混合”有关。上述三组例词在结构上所反映出的规律性只是一方面的，另一方面，根据作者解读，“圆，带子，混合”都与字母的原始含义有关。在希腊字母含义中，B 表示“二，组合，结合”，在北欧古字中字母 B 表示“女神的双乳，突起，圆”等。辅音结构理论的提出，也使我们能够重新认识英语动词和

名词的“不规则”形式，它们原本很可能是规则的。如 foot 与 feet 的辅音结构就是 f-t，在拉丁语中的形式为 ped-或 pedi-，其辅音结构就是 p-d。

《英语字母学研究》的第三个贡献就在于它完善了辅音通转，过去在有些书籍中有人提到辅音通转，但未能揭开它们之间的联系。本书从字母演变过程的角度论述它们之间的联系，如了解了字母 C, G, K, Q 之间的关系后，人们就可在 act/agent, auction/augment/ camel/gimel, picture/pigment, puncture/pungent/, tingle/ tinkle, section /segment angle/ankle , kill/quell 等许许多多组词间建立联系。这些组词一般都为同义词或近义词。这一词汇密码的破译，使语言学习变得既有趣又容易。本书的第四个贡献在于作者对英语字母表排列方式的新解读。作者从字母 A 所表达的含义中看到了“牛奶，牛肉，牛皮”，认为字母 A 的含义中有“衣，食”，字母 B 的含义是“房子”，字母 C 的原始含义是“骆驼”，骆驼是字母故乡人民的“马，车，船，运输工具”。所以，作者认为字母表的前三个字母所代表的正是人们生活中最重要的“衣，食，住，行”这几件大事（当然，作者也介绍并接受了希腊秘传的字母含义，这种含义认为 A 是“father”，B 是“mother”，C 是“nature, child”）。在此后的字母中，D 表示“门”，E 表示“窗户”，这两个字母与房子的主要特征有关。字母 F 是“钩子”，字母 G 是“武器”，字母 H 是“篱笆”，这三个字母表示了人们的防卫、保护意识。字母 I 和 J 都表示“手”，而字母 K 则是“手掌”，这三个字母次序上相邻，含义相近。字母 L 与 M 都表示“水”，而字母 N 则是“鱼”。字母 O 是“眼睛”，字母 P 是“嘴巴”，字母 Q 是“头”，字母 R 是“后脑”，字母 S 是“牙齿”。这五个连在一起的字母表示人体头部最主要的部分。而最后一个字母，字母 T 是宗教中的“十字架”“符号”。除解读字母的排列规律外，更重要的是作者认为相邻字母间在含义上相互影响，如在字母 B 条下就有 40 多个与“牛，牛头”有关的词汇。又如字母 M 表示“水”，结果字母 L 也就有了“水”的含义，字母 N 就自然而然成为“鱼”。

除了肯定这部潜心著作的贡献以外，我被本书作者的执著探索精神深深感动，所以欣然作序。邓万勇所从事的是很少有人问津的事业，他所开垦的是一片处女地。据我所知，国外也有一些学者在研究字母，出了一些描写字母原始含义的书，甚至还造了一个术语，叫 archeography (the quest for the original forms of letters and study of the implications of their meanings)。这个词指的就是字母学研究。从国外出版的有关书籍看，国外学者目前研究的范围仅局限于字母考古、字母的书写变化和原始含义。但将字母的原

始含义与当代英语词汇相结合、将字母原始含义与词源研究相结合，从而构建词汇语义发展链条，提出辅音结构、字母相邻原则，完善辅音通转等，本书作者可为第一人。从这一点上讲，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拓荒者。据作者自己讲，在从事这项研究的七八年中他忍受了太多的寂寞和孤独，他写了多篇字母研究的文章，但只发了两三篇，拒发的理由有时简单得可笑，是因为没有人从事这方面的研究。他的这部专著也遇到同样的待遇。幸好，我们的出版界还有独具慧眼的知音，使得这本书得以出版。当然，完全可以说邓万勇在其多年艰难的跋涉中更是快乐的，他已早早地享受了探索和发现的喜悦，多少次都是在“噢！原来如此”的兴奋中度过。

不过，应该指出，本书中的一些观点是与传统语言学的观点相悖的，如：作者认为字母的原始含义没有丢失；文字的起源不是任意的；英语词汇存在辅音结构；字母是最小的语义单位；不存在所谓的“元音大转移”和“辅音大转移”；英语动词和名词的“不规则”现象实际上是规则的；所谓的“音美素”现象实际上由字母的原始含义组合后而产生的等等。这些观点有些有争论，有些是首次提出，可能会引起争论。有争论是件好事，一个没有争论的学术界是没有希望的，一个人云亦云的学术界是不会有所创新的。正是在争论中，我们才能一步步走向真实，不断抛弃谬误，有所创新，有所前进。仅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的价值是不可低估的。其实，它的出版或许稍嫌晚了一点。

作为一位英语教授，邓万勇是从A B C开始他的学习和学术生涯的。29年前，他步入陌生的A B C，29年后他终于读懂了A B C，走出了A B C，能站在一个较高高度上去审视A B C。我深信他会再接再厉，取得更大的学术成果。为了表示祝贺与鼓励，故以“出入A B C”为题，写下这段文字，是为序。

杜瑞清

2005年12月于西安

前　　言

同其他字母文字一样，英语文字是由一个个字母组成的，26个字母的不同组合，构成了数以百万计的英语词汇。词与词形式上的不同，含义上的不同完全取决于字母组合的变化，任意一个字母的增减或换位都会改变作为符号的文字内容。字母在语言中的重要性由此可见一斑。字母是英语语言最基本的要素。离开字母，其他都无从谈起。因此，英语语言的研究从理论上讲应该首先从字母开始，但可惜的是，字母在构成千千万万英语词汇的同时，却未能为自己赢得一个表示“字母学”的专有名词。多年来，我们在英语语言研究，尤其是在英语词汇学研究方面进展缓慢，其主要的原因可能就在于不得要领，没能就英语词汇核心的问题进行研究。可以说现有的研究基本上是在外围兜圈子。英语词汇研究的核心问题就是字母问题，本书的书名之所以冠以“英语字母学研究”，就是直接针对这一核心问题而来的。众所周知，从原始文字时期的图画、古典文字初期的象形符号到字母文字时期的字母符号都是有具体含义的。这些含义往往都是与人类现实生活中的最主要的事物及生产活动有关的。这一点可以从闪米特及希伯来字母表上的前三个字母中得到印证。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一个字母是 Aleph (A)，它表示“牛，牛头”，牛是早期社会中人们依赖程度很大的一种动物，人们食牛肉，喝牛奶，用牛的毛皮，也用牛耕地。在希腊字母中，Alpha 表示“财富，流动的财产”。希伯来字母表的第二个字母 Beth (B) 表示“房子”，房子是衣食住行第二大需求，所以它被放在第二位。希伯来字母表上的第三个字母是 Gimel (C)，它表示“骆驼”，在没有车辆的时代，在作为字母故乡的中东地区，骆驼是人们的主要交通工具，是车辆，是马队。在笔者看来，ABC 所表达的含义就是“衣食住行”，同时，同 ABC 一样，其他字母也是从不同方面表示人类活动中的一些主要内容。字母所表达的这些原始含义就成了此后语义发展的基础。笔者的研究显示，英语词汇的主要部分是在这些原始含义的基础上引申、扩展、派生出来的。长期以来，语言学界有一些在笔者看来可能是错误的理论和认识。比如人

们认为语言起源是任意性的，认为字母的原始含义已经丢失，认为音素文字的字母只表音，不表意，认为语素是最小的语义单位，认为存在着“元音大转移”、存在着“辅音大转移”等。这些理论和观点的存在，极大地妨碍和影响了人们对字母含义的研究，使人们从心理上受到制约，不能换一个角度去看问题。如果说原始文字时期的图画、古典文字初期的象形符号及字母文字时期的字符与事物的“形状，外貌”有关，那就不能断言语言起源是“任意”的。至少在初期不是，既然字母有原始含义，那么又怎样会出现音素文字的字母只表音不表意的现象？字母的原始含义又是怎样丢失的？既然字母本身有含义，那么按“语素”来划分语义单位，且认为语素就是最小的语义单位，这种观点是否正确？按照语言学界公认的观点，腓尼基字母组合表示一种含义时，是没有元音的，是辅音文字。古希伯来语也是辅音文字，例如古希伯来语中表示“杀”时用没有元音的 K-T-L，其动词不定式为 KeToL，“杀人者”（主动态）就成为 KoTel，“被杀者”就成为 KaTuL（被动态）。这种辅音结构表示主要含义，而元音的添加只表示“不定式，主动，被动”甚至“时态，单复数”的方法在现今英语中仍能看到，如 feed 为动词，food 为名词，foot 为“脚”的单数，而 feet 为复数，get 是不定式，got 是过去时。blood 是名词，bleed 是动词，这些现象的存在是无法用“不规则变化”、元音大转移等解释的。笔者认为它们很可能是与早期的辅音文字有关，如果笔者的这种看法正确，英语中成千上万词汇的形态就有了生成依据。如 bland, blend, blind, blond, blunt 都与“混合”有关；band, bend, bind, bond, bund 都与“带子，束缚”有关。

本书的价值及贡献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首先通过大量的词例证明字母原始含义的存在。并从词源上构建这些词汇语义发展的链条。第二是创立新的研究角度，如辅音字母的通转、辅音框架、字母相邻规律都属首创性的研究成果（尽管在传统语言学中人们把印欧语的辅音在日耳曼语里所发生的变化称为第一次音变，又称格林定律（Grimm's Law）。但笔者认为这不是一种简单的音变，而是一种对等的、等值的辅音通转。是用不同的字母符号表示相同含义的另一系统。印欧语中 b,d,g 通转为日耳曼语的 p,t,k 或印欧语中的 p,t,k, 通转为日耳曼语中的 f,th,x 等现象是很难用音变来解释的。因为在格林定理和威尔纳定理之外还存在着多种通转现象。第三是对字母表的排列及字母含义提出了自己的新认识。这本书的第四个价值在于它的实践性方面。除了对传统理论中的一些论点提出质疑外，它主要的贡献在于为英语词汇的教与学提供了科学的、有效的手段。如在弄清字母 G 有“腿”的

含义之后,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会存在 gad (游荡), gae (走), gait (步态), gam (腿), gambol (蹦, 跳), gammy (跛的), gander (漫步), gang (走路的行动), gear (生殖器), gene (基因), genesis (起源), geniculum (膝), genu (膝), gimp (跛子), go (走), goal (目标, 跑), grade (阶段, 走) 等许多与“腿”有关的词。在清楚了字母 C、G、K 可以通转后,就能理解为什么“膝关节”为 knee, “有膝的”为 kneed, “屈膝”为 kneel。也就能理解为什么 come 和 go 是同源词。因为在印欧语系中,梵语和阿维斯陀语表示 come 时的形式为 gam, 这种将字母含义与词源结合的方法应该说是崭新的, 它超越了到目前为止我们在词汇学习及研究方面仅限于词根、词缀的研究。本书中所列出的词汇不同于任何词汇表,它的排列完全是由字母原始及其引申含义而决定的,也是由词源上的联系而决定的。书中耗费笔者精力最多的是在词汇的收集整理方面。对于这些词汇,笔者基本上是一一查阅词源,对照字母的原始含义。需要说明的是,尽管如此,有些语义链条仍难让人满意,尤其是在词汇彼此之间的顺序方面。肯定有不少牵强的地方,但相对于全书的新内容、新观点、新视角而言,不是主流。疏忽之处难免,还望同仁理解,毕竟,笔者从事的是一个新的领域的探索。

本书目标读者是大专院校的英语教师、英语专业研究生及本科生。不同层次的读者可能有不同的收获。也会有不少人从本书中获得进一步研究的思路,也有人会因此掌握了英语词汇的教授方法或学习方法。如能达到上述目的,便不负著者多年来的辛勤努力。

目 录

第一 章	字母通转、辅音结构及字母相邻现象	(1)
第二 章	字母 A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24)
第三 章	字母 B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45)
第四 章	字母 C,G,K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67)
第五 章	字母 D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108)
第六 章	字母 E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125)
第七 章	字母 F,U,V,W,Y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137)
第八 章	字母 H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190)
第九 章	字母 I,J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209)
第十 章	字母 L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218)
第十一章	字母 M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244)
第十二章	字母 N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275)
第十三章	字母 O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291)
第十四章	字母 P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310)
第十五章	字母 R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351)
第十六章	字母 S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366)
第十七章	字母 T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436)
第十八章	字母 Q,X,Z 的原始含义及其发展	(475)
附录		(487)

文献目录	(493)
后记	(495)

第一章 字母通转、辅音结构及字母相邻现象

1. 字母通转

由于字母本身的原因,也由于比较复杂的来源,英语词汇在形式上存在着辅音字母通转现象。产生这些现象的原因之一是字母的演变,如字母 C 是由北闪米特语的 Ghimel 和希腊语的 Gamma,通过埃特鲁斯坎语演变而来。在埃特鲁斯坎语中,[g]与[k]两音无实义区别,字母 C 用来表示这两个音。在拉丁语中 C 与英语字母 K 相同,主要用于字母 A 和 O 之前。当 C 引入英国时,此音便被保留了下来,仍发[k]音,这样 C 与 K 都发[k]音。在埃特鲁斯坎语中[g]音和[k]音无意义上的区别,但在拉丁语中,两者有了区别,为了区别[g]音,于是人们在字母 C 的下部弯曲上加上了一短横,这样一个新字母 G 便产生了。拉丁语中将 G 放到原来闪米特语和希腊语中 Z 的位置上,而 Z 却被省略掉了。这就是为什么今天英语中在字母 Z 条下词目少的原因,因为新生的字母 G 抢了 Z 的位置,也因为拉丁语中没有[z]音的缘故。直到公元前 1 世纪罗马人征服希腊后,当人们翻译像 zeugma 和 zephyros 这样的词时,[z]音必须重现。这样字母 Z 和由希腊语派生的 Y 一起被置于字母表之末,随后被传至所有西欧字母表的最后位置上。字母 G 的横空出世,使字母 C 与 K 有了一个新的兄弟,从此字母 C,G,K 便有了不解之缘。它们在许多单词中占有同一音位。可互相通转,如:

act 做——agent 代理人,做	document 文献——dogma 教义
auction 拍卖——augment 增加	lacrimando 悲哀的——lagrimmando 悲哀的
callant 男孩——gallant 勇武的男人	noct 夜,黑——night 夜,黑
camel 骆驼——gimel 骆驼	extinction 扑灭——extinguish 扑灭
puncture 刺——pungent 尖锐的	tingle 丁当声——tinkle 丁当声
clear 清亮——glaire 蛋白黏合剂	stick 火棍——stigma 烙印
clay 泥土——glee 潜育土	section 部分——segment 部分
clay 黏土——glue 胶水	acre 田地——agent 做,种
picture 图画——pigment 颜料	flacon 细嘴瓶——flagon 酒壶
colp 阴道——gulf 海湾	

crape 弯曲——grape 葡萄,弯曲
corn 谷粒——grain 谷粒
courge 鱼饵长篮——gourd 葫芦
cithara 齐萨拉琴——guitar 吉他
decent 体面的——dignity 尊严

rect 直——right 直,正,对
pact 协议,固定——page 张,固定
necromancy 关亡术,黑色——negro 黑
locust 蝗虫——langosta 刺龙虾
angle 角,弯——ankle 踝关节

上述例子只是它们通转的一小部分,字母 C 与 K 在词首互换、通转的例子很多,如“case—kas(食橱), camphor 樟脑—kapur 龙脑香, cole 荟苔属植物—kale 羽衣甘蓝”等。

由于字母演变而通转的另一组辅音字母就是 F, U, V, W, Y。字母 F 是由北闪米特语字母 Waw 演变而来。Waw 的书写形式在闪米特语中有点像今天的字母 Y。希腊人将 Waw 演变为希腊语的 Upsilon, 相当于今天英语中的 U。在埃特鲁斯坎语中, U 的声音由 V 来表示, 在后来古典拉丁语的碑文书写中, V 既作为 U, 也作为 V。在中世纪早期, U 和 V 在发这个音时可以交替使用。V 出现在碑文书写中, U 出现在手稿中, 一直到中世纪之后两者才分离。字母 W 被称为“double-u”。约在 11 世纪, 诺曼人抄写员创造了这个字母, 以代表英语音, 以便把两个 U 同一个 U 和一个 V 区别开来, 因为它们在它们自己的语言中已没有必要。字母 Y 与 F, U, V, W 之间的联系主要是形状上的, 它们的形状可追溯至希腊语字母 Y。Y 是北闪米特语的一个变体。在公元前 1 世纪希腊被罗马人征服后, 它被用来翻译希腊语的 Y 音。由于这样复杂的演变过程, 这几个字母彼此之间便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在相当长的时间里, 它们的书写形式, 基本上是一致的, 直到当代它们才各取其形。由于历史上的联系, 它们的含义也大致相同, 就辅音字母而言, 它们存在着通转关系。如:

fat 大桶——vat 大桶
fan 扇子——winnow 杨谷
fan 扇子——ventilate 通气
fan 扇子——wind 风
fifth 第五——five 五个
foehn 热风——warm 热
furnace 火炉——warm 热
via 经过——way 途径
vice 弱点——weak 弱
vice 替代,变化——week 转动

furnage 炉灶费——warm 热
fade 褪色——vade 褪色
fade 失去——wade 走
vomit 吐——wem 品德上的污点
valiant 英勇的——wield 强大,胜
vermin 蠕虫——worm 虫子
veer 转向——wire 转变方向
vain 徒然——wane 亏缺
wer 男人——virile 男人的
viduity 寡居——widow 寡妇

voyage 航程——way 路途	valid 有效的——wield 使用
vola 掌——wale 列板, 掌	varmit 害虫——worm 虫子
voluble 滚动的——wallow 滚动	vermis 蝲部——worm 虫子
vanish 消失——wane 减小	

源于字母演变的通转还有 Y, J, I。字母 J 与 Y 通转的例子如：“jerk 猛地一拉——yank 猛拉, jar 巨震——yaw 摆摆, junior 年轻的——young 年轻的, juvenile 幼年的——young 年轻的, join 连接——yoke 驮, junction 连接——yoke 驮, jolly 愉快的——Yule 圣诞节, major 主要的——mayor 市长, jardinière 花盆架——yard 园子, joust 格斗——yoke 驮, jugate 扣结的——yoke 驮, just 合理的——yoke 驮”等。S 与 W 也可通转(英语字母 S 是由北闪米特语中与现代英语字母 W 相似的一个字母发展而成,这样我们就清楚了为什么“水”既可以是 water,也可以是 sea, sound, swim)。源于字母演变的通转数量有限。通转现象产生的第二个原因与不同语源有关。众所周知,英语词汇既有日尔曼语族成分,又有印欧语系其他语族成分。即使在印欧语系中,拉丁语形式与希腊语形式也有所不同。这样,在今天的英语词汇中至少存在着三套以上词汇体系。这些体系在同时影响着英语词汇的形象。如十个基数词在希腊语、拉丁语、古英语及古高地德语中的形式分别为:

[希腊语]	[拉丁语]	[古英语]	[古高地德语]
one 一	unus 一	an 一	ein 一
dyo 二	dua 二	twa 二	zwen 二
treis 三	tres 三	thrie 三	dri 三
tettares 四	quattuor 四	feower 四	fior 四
pente 五	quinque 五	fif 五	funf 五
hex 六	sex 六	siex 六	sehs 六
hepta 七	septem 七	sefon 七	sibun 七
okto 八	octo 八	eahta 八	ahto 八
ennea 九	novem 九	nigon 九	niun 九
deka 十	decem 十	tien 十	zehan 十

即使是很粗略地对比以上四种语源的基数词,我们便能发现不少东西,如表示“一”时,尽管元音可能是 o, u, a 或 ei,但辅音 n 出现在所有这四种形式中。表示“二”时,存在词首辅音 d, t, z 的通转,表示“三”时,存在 t, th 和 d 的通转。表示“四”时,存在 t, q, f 的对应关系,表示“五”时,首位辅音为

p, q, f(其中 p 与 f 的通转是最常见的形式)。表示“六”和“七”时,存在着 h 与 s 的通转。表示“八”时,希腊词 okto 中的-kt-与拉丁词 octo 中的-et-相同,古英语 eahta 中的-ht-与古高地德语 ahto 中的-ht-同形。表示“九”时,我们看到四种形式中字母 n 的作用。在表示“十”时,存在着 d,t,z 的通转。

从表示“六”的希腊形式 sex 中,我们看到字母 h 与字母 s 的这种对称关系。按照这种关系我们就能很容易地理解像 semi-(一半)与 hemi-(一半), sept-(七),与 hept-(七),sell(卖)与 helein(希腊语“卖”),super-(上,超)与 hyper-(上方),salt(盐)与 hali-(盐),serpent(蛇)与 herpein(希腊词“爬”),sam-(一半)与 half(一半),same(相同)与 homo-(同-)等。由于字母 C 有 [s] 音,这样,C 与 H 也自然可以通转,如:cell(储藏室),cellar(地窖),cella(小室)与 hell(地狱),hall(府第),hull(果皮)同源,cuddle(搂抱)与 huddle(偎依),coax(哄骗)与 hoax(哄骗),corn(鸡眼,钉胖)与 horn(牛角),corner(角)与 horner(吹号者),hostage(人质)与 custody(拘留),cord(心)与 heart(心),he(他)与 ce(爱尔兰词“他”),harvest(收获)与 carpere(拉丁词“收获”)等。

与 C 和 S 有关的二合字母 sc 可与 sh 通转,sh 可与 sk 通转,如:(sc—sh)

scoot 急冲——shoot 射出	scruffy 破旧的——shabby 破旧的
scarp 崖岸——sharp 陡	scuttle 小步急奔——shuttle 小步急奔
scoop 器皿、形状——shape 形状	scab 碗——shell 壳
score 刻痕——shear 刻,画	scalp 头皮——shell 壳
scotia 凹圆线——shade 影子	scene 影子——shine 闪光
scribe 刻,写——shear 刻,划	scone 生面烤饼——sheen 发光
scrike 尖叫——shriek 尖叫	scorpion 蝎——shear 切,剪
scrimp 虾——shrimp 虾	screed 布片——shred 碎布
scroll 羊皮纸——shred 卷轴	scuff 衝行——shove 衝行
scrub 擦净——shrub 清除	scrod 小鳕鱼——shred 碎片
scrubby 矮小的——shrubby 矮小的	

又如:(sh—sk)

shirt 衬衣——skirt 裙子

ship 船——skiff 小帆船

shy 投、抛——sky 向上投

shell 壳——skull 脑壳

shit 粪便——skit 粪便

shame 羞怯——skaamoog 猫鲨科的鲨
(被捉后常用尾遮头)

shell 壳, 分开——skill 切, 技巧
 ship 船——skipper 船长
 shed 分开——skean 青铜双刃短剑
 shade 影子——skedge 树荫
 shiel 遮蔽——skeel 木桶或木盆
 shoot 射击——skeet 飞靶射击
 sheave 滑车轮——skeif 抛光盘

shoot 射击——skite 迅速前进
 shoe 鞋——skin 皮
 shelf 架子——skelf 架子
 shed 分开——ski 滑雪板
 shank 腿——skink 牛跗关节浓汤
 shrill 尖叫——skirl 发光锐声
 shuttle 梭子——skittle 九柱戏

再如:(sc——sk)

scag 海洛因, 香烟——skag 香烟
 scad 许多——skad 许多
 scale 云——sky 天空
 scathe 损害——skaith 损害
 scalp 头皮——skelp 头皮
 scud 急奔——skeet 快速向前
 scamp 潦草从事——skimp 潦草从事
 scherm 屏障——skirmish 小战斗
 scivvy 内衣——skivvy 内衣
 sculk 偷偷摸摸——skulk 偷偷摸摸

scal 吟游诗人——skald 吟游诗人
 scat 粪便——skarn 粪便
 scale 使分散——skail 使分散
 scoot 急冲——skeet 快速向前
 scepsis 怀疑——skepsis 怀疑
 scum 浮渣——skim 撤去
 scop 用力移动——skip 跳跃
 scive 切片——skive 切片
 scale 碗——skoal 祝酒
 screech 刺耳声——skreak 刺耳声

在上述形式中, 以 sk-形式起头的词一般来自挪威语或荷兰语, 以 sc-形式起头的来自法语或希腊语。在中古英语中二者都发 [sk] 音, 交替使用。由此我们可以看出这种通转主要是因为词源不同而引起的。同样的原因, 法语习惯中用字母 C 发 [s] 音, 而英语用 S 表示 [s] 音。这样, 来自法语的 cinder (灰烬) 在古英语中便为 sinder (灰烬), 来自法语的 ice (冰) 在古英语中便成为 is, 在冰岛语中成 iss。这种现象在同一词形变化中甚至被混用, 如 mouse 与 louse 的复数形式便成了 mice 和 lice。字母 C 与 S 通转的例子很多, 出现在词的各种位置上, 这同样是由法语和英语的不同形式导致的。如 chace 与 chase, advice 与 advise, practice 与 practise, device 与 devise, licence 与 license 等等。

由于词源不同, 通转形式就广泛存在于英语词汇的拼写及读音中, 如今天英语中一些以字母 f 起头的词, 在希腊词中却以 ph-起头, 如 fantasy (幻觉) 被词源学家用 phantasy 取代, 以表示其希腊来源。尽管都发 [f] 音, 但起源不同。如源于法语的 faggot (柴捆) 在希腊语中便成为 phakelos (柴捆, 捆),

phantasm (幻想的产物)便成了 fancy (空想), phase (相位)与 fancy (不合常规的)成为同义词, phenomenon (现象)也是 fancy (不合常规的)的同义词。phlegm (黏液)与 flame (火焰)有了联系, phlogiston (燃素)与 flame (火焰)也有了联系。今天科学词汇中表示“光”的 photo-, phot-都与 fancy 有关。

由于 ph-发 [f] 音的缘故,字母 P 便与字母 F 有了较为广泛的通转关系。如:

falter 蹣跚——palther 闪烁其词	five 五——pansil 五戒
fuddler 混乱——puddler 瞎忙	foot 脚——pedule 长统靴
fiddle 浪费时间——piddle 浪费时间	five 五——penta 五角大楼
fire 火——pyre 火葬用柴堆	five 五——pentagon 五边形
riffle 涟漪——ripple 涟漪	fix 固定——pexy 固定
flump 突然落下——plop 掉下	flat 平坦——place 地点
fee 费用——peculate 盗用公款	flat 平坦——plaza 广场
fluid 流体——phleb 静脉	five 火——pyr-/pyro- 火
fish 鱼——piscine 鱼的	feel 兽皮——pell 一卷羊皮纸
float 漂流——ploima 游泳亚军	teather 羽毛——penna 正羽
ford 涉过——port 城门	fear 恐惧——pirate 海盗
flan 硬币——plan 平面	fold 一折, 一层——ply 一股, 一层
flat 平坦——plat 平面图	feather 羽——ptil-/ ptilo- 羽
flat 平坦——plain 平原	father 父亲——parent 父母
full 多, 丰富——plenty 丰富, 多	father 父亲——pater 父亲
force 力量——port 要塞	father 父亲——patr-/ patri 父
felt 毛毡——peltry 毛皮	father 父亲——patron 恩人
face 脸——phiz 脸, 面	few 少, 小——paucity 小数目
fish 鱼——pisci 鱼	fetus 后代, 生育——penis 阴茎
float 流淌, 多——plut-/ pluto- 财富	fallow 淡棕色——pale 苍白
ford 走, 涉过——porch 门廊	full 满, 多——pleio-, pleo- 多, 超过
fuse 熔合——pour 灌注	full 满, 多——plural 复数的
fathom 英寻, 展开——petal 花瓣, 展开	fathom 英寻——patent 专利, 公开
feel 触摸——palp 触摸	foot 脚——pawn 小卒
feel 摸——palpate 触诊	foot 脚——peage 过境税
five 五——panchayat 五人委员会	foot 脚——ped-/ pedi-/ pedo- 脚
	foot 脚——peddle 沿街叫卖